

“里 / 内 / 中”和“外”不对称原因的历时探索

刘晓梅

(南京晓庄学院人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71)

【内容摘要】“里 / 内 / 中”是表示在一定空间界限范围内部的方位词,“外”是表示在一定空间界限范围外部的方位词,“里 / 内 / 中”和“外”意义相对,但是从使用次数上看前者与体词性词语结合比后者多很多,论文从历时的角度出发选择了上古、中古、近代、现代的四部作品作为调查语料,分析“里 / 内 / 中”和“外”不对称的原因。

【关键词】里 / 内 / 中 外 不对称 历时

中图分类号 H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09)11-0085-02

吕叔湘(1965)在《方位词使用情况的初步考察》中对10万字的语料进行了方位词使用情况的考察。发现“里 / 内 / 中”和“外”使用情况分布不对称。吕叔湘先生对此现象的解释是这样的:“要按严格的方位意义来说,……‘里’、‘中’和‘外’相对,为什么使用的次数相差这么多呢?不得不假设……有一部分‘里’(‘中’)不和‘外’相对。”(吕叔湘,1965)吕先生举了“里 / 中 / 内”和“外”使用情况的三类例子:第一,“里 / 中 / 内”可以和“外”相对的例子,如有“门里”和“城里”,也有“门外”和“城外”。第二,真正谈不上“里”和“外”的例子,如有“往高里长”,没有“往高外长”,有“往饱里吃”,没有“往饱外吃”。第三,大多数例子是可以设想有相应的“……外”的,可是这种“……外”在实际语言里是几乎完全用不着的。如“手里”,难得见到与其相对的“手外”的用法,而“眼中”也难得见到与其相对的“眼外”的用法。吕先生认为“既然与此相应的‘……外’是用不着的,这些‘里’和‘中’的方位意义也就很淡薄,接近于‘泛向性’^①了。”(吕叔湘,1965)吕叔湘先生统计的是现代汉语的语料,我们考查了从上古汉语直至现代汉语的几部著作中的“里 / 内 / 中”和“外”与体词性词语结合的次数,发现“里 / 中 / 内”和“外”分布的不对称性不是现代汉语特有的,而是上古汉语就出现了的。

邹韶华和王玉华(2002)在《〈红楼梦〉“里”、“外”方位用法研究》中探讨了“里”、“外”在《红楼梦》这部小说中出现的三种情况,第一,有“里”没“外”。第二,有“外”没“里”。第三,有“里”(含“中”、“内”)有“外”。下面我们想以《左传》、《世说新语》、《红楼梦》和《看上去很美》中“里 / 内 / 中”和“外”与体词性词语结合的出现情况,来说明其不对称的情况在上古、中古、近代和现代汉语的具体表现。

一、《左传》中“内 / 中”和“外”的出现情况^②

《左传》中的“内 / 中”和“外”的出现情况可以分成以下3种:

- 1.有“中 / 内”没有“外”有24次。
- 2.有“外”没“中 / 内”有12次。
- 3.有“中 / 内”有“外”有20次,其中“外”有7次。

从以上《左传》中“中 / 内”和“外”的使用情况来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 / 内”的使用频率高于“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 / 内”的结合面大于“外”,有些名词几乎不和“外”结合,比如“梦”、“草莽”等。第二,《左传》不仅有“中 / 内”不和“外”对应的情况,也有“外”不和“中 / 内”对应的情况,比如“房外”在《左传》里没有“房中 / 内”来对应它。但是有“房”单独使用表示“房中 / 内”的意思的用法,如:

- (1)鄫子登,妇人笑于房。(《宣公十七年》)
- (2)穆姜出于房,再拜。(《成公九年》)
- (3)晋侯惧而退入于房。(《襄公十年》)
- (4)六月,季平子行东野,还,未至,丙申,卒于房。(《定公五年》)

这种不对称的现象可以有两种解释:

第一,用标记理论来解释,所谓标记理论是邹韶华和王玉华(2002)在《〈红楼梦〉“里”、“外”方位用法研究》中提出来的。他们认为使用频率高会使某一词语成为无标记项。“中 / 内”在《左传》中总的使用次数比“外”高,其实在《左传》之前的《诗经》等文献中“中 / 内”的使用次数就比“外”高,这就使得表示在一定范围以内的“中 / 内”成为无标记项。这符合人们常说的语言表达的经济原则或效率原则。所以《左传》中名词“房”和前面的介词“于”、“诸”、“於”或“自”结合表示在“房里”的意思有7例,后面都没有加“中 / 内”,而只有1例表示“房外”却加了“外”。

- (5)孟孙立于房外,谓范献子曰:……(《定公六年》)

第二,在后来的文献中“中 / 内”必须要和“房”结合才能表示“房里”的意思,这和先秦时期方位词并不是必需的,也和语言发展要求精密有关,因此名词要体现方位意义,加标记项还是要多于无标记项的。所以到了战国的《仪礼》中,“于房”和“于房中”同时存在:

- (6)不敢辞洗,舅降则辟于房。(《士昏礼》)
- (7)赞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士冠礼》)
- (8)主妇洗于房中,酌致于主人。(《有司彻》)

* 作者简介:刘晓梅,南京大学博士,南京晓庄学院人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汉语语法史。

《左传》中“中/内”的定向性用法远远多于泛向性的用法,即表示具体的空间范围内外的用法多于表示时间范围和抽象范围的用法。这是符合人的认知规律的,即早期的方位意义总是具体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将这种具体的空间方位图式投射到别的抽象领域。无论是定向性还是泛向性的用法,总的说来都是“中/内”多于“外”。

二、《世说新语》中“里/内/中”和“外”的出现情况

《世说新语》中的“里/内/中”和“外”的出现情况也可以分成以下3种。

1.有“里/中/内”没有“外”有151次。

2.有“外”没“里/中/内”有9次。

3.有“里/中/内”有“外”有17次。

从以上《世说新语》“里/内/中”和“外”的使用情况,我们同样可以得出“里/内/中”的使用频率高于“外”的结论,而且和《左传》比较起来“里/内/中”的使用频率更高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里/内/中”的结合面比“外”大多了,能和“里/中/内”结合但是却不能和“外”结合的体词有很多。特别是和代词结合的,有“阿堵中”和“此中”却没有“阿堵外”和“此外”,和身体部位名词结合的“外”也很少,但是和身体部位名词结合的“中”却很多,用年号表示时间有“正始中”,却没有“正始外”;集合名词表示在某一群体内有“弟子中”、“神仙中”、“众人中”却没有“弟子外”、“神仙外”、“众人外”等。

第二,《世说新语》中也有“外”不和“里/中/内”对应的情况,如:方外、屋外、户外、旧注外、风尘外、意外、事外,但是比较少,而且虽然《世说新语》中没有对应的“里/中/内”,但是在别的书中是有的。只有像“野外”、“法外”、“郊外”没有相应的“野里/中/内”、“法里/中/内”、“郊里/中/内”。

第三,《世说新语》中“里/中/内”的泛向性的用法明显多于“外”,这与“里/中/内”的使用频率高,所以容易虚指别的非具体空间范围有关,而非具体空间范围一般谈不上内外,所以“外”的使用就较少。

三、《红楼梦》中“里/内/中”和“外”的出现情况^③

到了近代汉语后期的《红楼梦》中,据邹韶华和王玉华(2002)在《〈红楼梦〉‘里’、‘外’方位用法研究》中的统计有“里”无“外”有1807次,有“外”无“里”有245次,有“里”有“外”的“里”有1117次,“外”有434次。“里”使用频率高的局面没有改变,但是加“外”标记是绝对的,加“里”标记是相对的,而且“里”的有标记项多于无标记项。

四、《看上去很美》中“里/内/中”和“外”的出现情况

《看上去很美》中的“里/内/中”和“外”的出现情况也可以分成以下3种:

1.有“里/中/内”没有“外”有698次。

2.有“外”没“里/中/内”只有4次。

3.有“里/中/内”有“外”103次,其中“外”有19次。

从《看上去很美》中“里/内/中”和“外”的使用情况来看,二者的不对称情况更加明显。有“外”没“里/中/内”的情况仅有4例,而且“脖子外”和“栅栏外”虽然在书中没有对应的“脖子里/内/中”和“栅栏里/内/中”,但是在别的地方是有的,只有“郊外”和“天外”没有对应的“郊里/内/中”和“天里/内/中”。“中”和某些动词^④结合表示某一动作的持续,“中”也就变成了类似于时体助词的语言成分,而“外”却没有这种用法。如:奔跑中、运动中、滑行中。

五、“里/内/中”和“外”不对称现象的理论解释

为什么汉语中本应对称的“里/中/内”和“外”使用次数相差这么大呢?特别是中古以后就是单将“中”和“外”相比或近代以后单将“里”和“外”相比都是前者的使用频率

高。邹韶华和王玉华(2002)从人的认知心理的角度来回答这两个问题,主要意思是这样的:人们在认识和表达事物的方位是,通常是将它包容在某一个更大的范围内,说它在“……里/内/中”,而不是将它排除在某一个范围之外,说它在“……外”。比如一般不说“瓶子在药片外圈”,而说“药片在瓶子里面”。而且人活动的场所一般是在某一建筑物内。“……里/内/中”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封闭的方位,满足人们获取信息时精确性和满足感的要求,而“……外”给人的感觉是开放的,不能满足这样的要求。

我们认为还可以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方面来解释这种现象,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的。中国古代的家族并不单纯是一种社会群体形式,它是按照一定的规范聚合到一起的,这个规范就是宗法。所谓宗法,是指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标榜尊崇共同祖先,维系亲情,而在宗族内部区分尊卑长幼,并规定继承秩序以及不同地位的宗族成员各自不同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则。同一宗族内部的人具有共同的祖先,大家有共同的权利和义务,是自家人,而不是自己宗族的人,则是外人,所以“外”字在中国文化中是具有贬义的,是人们尽量要避免的,这也可能是导致“外”和“里/内/中”使用不对称的原因之一。

从上古到现代“里/中/内”表示非具体空间范围的泛向性用法越来越多,而“外”的表示非具体空间范围的泛向性用法却很少,这与非具体空间范围一般没有一个具体可见的三维内外界限,所以谈不上内外有关。比如有具体的三维内外界限的名词“盆”,可以说“盆里/中/内”,也可以说“盆外”,比如“饱”就是一个比较抽象的词语,没有一个具体可见的内外界限,所以只有“往饱里吃”的“饱里”,没有“饱外”。而表示时段的名词或名词性短语一般只和“里/内/中”结合表示在某一时间段之内,比如“三天里/中/内”,而表示在某一时段之外却不用“外”,一般用“后”或“以后”,比如“三天后”,这是因为时间是一维的,不能说“三天外”,这也可能是导致“里/内/中”和“外”不对称现象的一个原因。自然事件名词如“雨、雪、风、闪电、雷、冰雹、洪水、雾、霜、露水、干旱”等具有经历性、过程性等时间特征,一般也不和“外”搭配。

注释:

①吕叔湘(1965)用“定向性”和“泛向性”来区分严格意义的方位和非严格意义的方位。

②《左传》成书时代,方位词“里”还没有出现。汪维辉(2000)指出方位词“里”是从普通名词“表里”的“里”转化而来的。他认为“里”由名词转化为方位词的开始时间是在西汉,因为紧接在名词后面的“里”到西汉才开始见诸文献,集中出现在早期医籍中。

③由于《红楼梦》中“里/内/中”和“外”的出现情况,邹韶华和王玉华(2002)在《〈红楼梦〉‘里’、‘外’方位用法研究》里已经讨论过了,所以我们不再讨论,只是引用其结论数据。

④“中”从和体词性词语结合发展到可以和动词结合,是方位词“中”进一步虚化的结果。

参考文献:

[1]吕叔湘.方位词使用情况的初步考察[A].吕叔湘文集(第二卷)[C].商务印书馆,1990年.

[2]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3]邹韶华,王玉华.《红楼梦》“里”、“外”方位用法研究[A].语法研究和探索(第11期)[C].商务印书馆,2002.

[4]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